

六朝文絜箋注

六朝文絜箋注卷九

海昌許樾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丁林羣玉琴南芸耕鄰

參定

望江何聲

灝伯梁煥仲呂

論

鄭眾論

梁元帝

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

禮記曰銜君命而使雖遇

之弗

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持節使單

于幽置大窖中絕其飲食天雨

仲師固無下拜隔絕

單于恐而止
眾字仲師眾平初北匈奴求和眾使匈奴眾至北庭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眾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風生四語寫得
選至有態略此
光景焉能不酸
鼻痛心

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後漢書曰：寶憲拜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

于稽落山大破之。漢書曰：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營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翰

海飛沙。皋蘭走雪。史記曰：驃騎將軍霍去病與左賢王接戰，左賢王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如淳注曰：翰海，北海名。

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漢書曰：霍去病率戎士，隄烏盤討，邀漢過焉。支

山千有餘里，台短兵，廬皋蘭下。師古曰：皋蘭，山名。水經注曰：灘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峻絕，對

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卽皋蘭山門也。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

宋玉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洛陽

魚寮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東觀漢紀曰：建武元年十月，車

駕入洛陽，遂定都焉。玉篇曰：陛，天子階也。鮑

照從過舊宮詩曰：官陛留前制，歌思溢今衢。屑泣橫

悲想長安之城闕。

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屑。前漢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又地理志曰：京兆

薄以贊功節士
為之短氣

尹縣長安高帝五年置
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直以為臣之道義不為生事

君之節生為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

央史記曰高祖七年自平城至長安長樂宮成八年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

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

殿上群臣皆呼萬歲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

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

安城括地志曰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

還望塞亭來依候火漢書曰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

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胸又曰匈奴行攻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獲火候望精明又曰孝

文後四年匈奴復絕和親大入旁觀上郡側眺雲中

上郡雲中漢火通於甘泉長安

漢書地理志曰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翟國十月

復故又曰雲中郡名秦置漢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

近塞下雖在已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六朝文絜箋注卷九終

六朝文絜箋注卷十

海昌許棟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丁林羣玉琴南芸耕鄰

望江何聲
灝伯梁參定
煥仲呂

銘

右帆銘

鮑照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
玉篇曰剖判也中分為剖
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下渾

地軸一作鈕上獵星羅。
毛萇詩傳曰獵水會也博物志
曰地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

六百軸犬牙相制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揚子雲羽
獵賦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又曰煥若天星之羅

鑿茲之荊州記
武陵縣有
石帆山若數百
層帆

初突古元鍾鍊
與常普人論題
詩謂得景陽之
假施合茂先之
解題晉於斯銘
亦云

吐湘引漢。欽蠡吞沱。湘漢皆水名也。說文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尚書曰：東
流爲漢。後漢書注曰：欽，斂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彭蠡，澤名。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
北瀉淮河。尚書曰：岷嶓既藝，又曰：導嶓冢至于荆山。孔安國傳曰：岷山，嶓冢皆山名。華陽國志曰：西岷嶓冢地，稱天府。玉篇曰：瀉，傾也。說文曰：眇，森宏
日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眇，森宏。
藹積廣連深淪天測際。巨海窮陰。顏師古漢書注曰：眇，微也。說文曰：森
木多貌。李善文選注曰：藹，藹茂盛貌。高誘淮南子注曰：淪，入也。廣雅曰：際，方也。方言曰：亘，竟也。揚子雲太
元經曰：幽無形深。雲旌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
不測之謂陰也。雲旌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
浪雷沈。呂氏春秋曰：其雲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旌。旌與旆同。在昔鴻荒刊啟
源陸。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不是以法。表裏民邦經緯鳥服。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南北曰經，東西曰緯。尚書曰：島夷皮服。漢書地理志作鳥夷。師古曰：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
書地理志作鳥夷。師古曰：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

穆戎二語諸選
家多誤作穆戎
戒逐留御不還
今據宋刻鮑集
校正

鳥瞻貞視悔坎水巽木。孔安國尚書傳曰內卦曰貞

也。巽木乃剡乃鏟。既剡既斲。外卦曰悔周易曰坎為水又

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應劭漢書注曰巢居也李善文

賦注曰水注壑曰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周易曰

川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毛詩曰戰戰兢兢

表勤言。穆戎遂留。昭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駕滄烟。君

子彼想。祇心載惕。莊子逍遙篇曰北冥有魚釋文曰

蟲左傳齊侯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注。林簡松栝水

采龍鵠。毛萇詩傳曰山木曰栝柏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栝

銘
卷十
二

屬對固已精駁
下字無不鉤新
斯可謂摧脫俗
相

柏葉松身淮南子曰龍舟鶴首高峴氣涉潮投祭沈
誘注曰鶴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
璧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揆檢舍圖命辰定
厯孔安國尚書傳曰揆度也孟康注漢書曰刻石紀
帝受河圖作厯歲二嶠虎口周王夙趨有左氏傳曰嶠
紀甲寅日紀甲子二嶠虎口周王夙趨有左氏傳曰嶠
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九折羊腸漢
也國策曰今秦明塞之國譬如虎口
臣電驅一作驛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
後以病去及尊為忠臣史記正義曰羊腸阪道在太行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史記正義曰羊腸阪道在太行
山上高誘呂氏春秋注潛鱗浮翼爭景乘虛列子曰
日羊腸山盤紆如羊腸潛鱗浮翼爭景乘虛列子曰
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又曰周穆王時西
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
虛不墜觸實不礙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音義曰列子李云鄭人名禦寇得風仙乘風而行

衡石頽鯀帝子察殂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

多文鯀魚狀如鯉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而行中山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禮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嫺嫺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說文曰殂往死也魏曹植洛神賦曰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

青山斷河后父

沈軀

山海經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

命夏鮠

是多駕鳥南望殨渚禹父之所化拾遺記曰堯

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

川吏

掌津敢告訪途

飛白書後漢蔡邕所作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墨帚遂創意焉晉劉紹字彥祖作飛白勢

博與舊暨沈有難層惟柳子厚往往胎息此種

飛白書勢銘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

成公綏藥故筆賦曰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穎芒繁文曰書

縑曰素班婕妤好怨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

霑此瑤波染彼松煙

曹植詩曰

望出青超工八法盡奇六文

許慎說文序曰秦書有八體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刻符四日蟲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殳

書八日隸書蔡邕篆勢曰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南史曰會稽謝善助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鳥企龍躍珠解泉分

輕如游霧重似崩雲

珠言書勢如鳥之企如龍之躍如游珠串之解如泉流之分輕如游

霧縈空重似崩雲委地也說文曰絕鋒劒摧驚勢箭

企舉踵也蔡邕篆勢曰龍躍鳥震絕鋒劒摧驚勢箭

飛揚也劉彥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

迅鴻歸晉索靖草書狀曰玄熊對距於山嶽飛鷺相追而差池爾雅曰振訊也郭璞注曰振者奮

迅高誘淮南鳴鳩奮其羽注曰奮迅其羽直刺上飛也蔡邕篆勢曰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絡繹遷延

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孔穎達禮記疏曰圭

角謂圭之鋒銳有楞角庾肩吾書品曰絲綰髮垂平

理端密或謂飛白法飛而白白而不飛蓋取盈尺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

錦兩片字金鑑左氏傳曰重錦三十兩杜預注曰三

淮南子楊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趙岐孟子注曰

十兩為鑑鑑通作溢故僊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

匹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數十種君子品之是最

筆

損頭紫粉七返
丹砂此二藥世
人千百中無一
人解作讀是銘
如得祕藥於孟
簡可以悅心脾
可以滌腸胃即
謂明遠能為二
藥亦何媿焉

藥匱銘

說文曰匱本作斂鏡斂也
今作匱玉篇曰盛香器也

鮑照

歲貢走丸

李善文選注曰
質即隕字也

生厭墮牆時無驟得年有

還方水玉出煙靈飛生光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
玉郭璞曰今水精也列仙

傳曰赤松子服水玉以教神農漢武內傳曰帝受西
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

龜文電衣龍采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
漢書曰

內產芝九莖連葉神仙傳曰老子所
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體金液
二脂六體振衰

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
列仙傳曰毛女字王姜秦
始皇宮人逃之華陰山中

食松葉獨體生毛故謂毛女修真錄曰仙人召鳳子
與笙進會於九口各以生二肆之符相授古今注

日蛺蝶大如蝙蝠者或
景絕翠此氣隱積霞
楊雄解

黑色或青斑名為鳳子
難曰獨

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
師古注曰虬龍之無角者探蘭雜志曰黃帝鍊成金
丹鍊餘之藥汞紅於赤霞鉛白於素雪宮人以汞
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
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牀爾雅曰蓀虎杖郭璞注曰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爾雅曰野虺牀郭璞注曰蛇牀也一名馬牀淮南子曰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燕而不能芳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禮記
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論眩瞤逆目是乃爲良說文
語子曰丘未達不敢嘗
目無常主也高誘淮南子注曰
睛目瞤子也爾雅曰逆迎也

物賦象致
佳吾當以新
齋統倚羊欣
此庶幾清吹
來秀采繁會

團扇銘

庾肩吾

武王元覽造扇於前

陸機羽扇賦曰昔武王元覽造

班生瞻博白綺仍傳

班孟堅集有裁筠一作比霧裂

素輕蟬

鄭玄禮記注曰筠竹之青皮也比霧言其薄

雪古今注曰漢成帝賜飛燕五明

扇七華扇雲母扇翟扇翼扇片月內掩重規外

圓

成公綏天地賦曰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徐幹

火正石爍沙煎

杜預曰黎為火正賈誼早雲賦曰清

逾蘋末瑩等寒泉

玉篇曰逾越也宋玉風賦曰夫風

詩曰前有寒泉

井聊可瑩心神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

長捐

班婕妤好怨歌行曰常愁秋節至涼殿
每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勒銘華扇

敢薦夏筵

滿成諸錄直可
與明遠競爽明
遠以峭勝蘭成
以秀勝蹊徑自
別耳然蘭成要
未肯作小巫也

後堂望美人山銘

庾信

倪璠注

高唐疑雨

一作礙石

洛浦無舟

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倦而晝寢夢見

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曹植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又云御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輕舟而上訴
侯述異記曰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之乃見大蛇入山穴中五丁曳蛇山崩五女上山皆化為石南中志曰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竹破之得男兒長有才武遂雄夷漢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三郎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人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拜唐蒙為都尉

不必作時世粧
飛僊髻而一
纖媚之態當
不減畫裏真
也

以重幣喻諸種侯王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為太
守後夷漢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
三子列侯配食父祠險一作踰地肺危凌天柱高士
與竹王三郎是也四皓隱於地肺山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地肺山秦
記云終南又名地肺又真誥曰金陵之地地方三十
七頃是金陵之地肺也爾雅霍山為南嶽郭云天柱
山潛水所出也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又王子
年拾遺記云崑崙之山有銅柱焉謂之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恆一作聚樹
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窗併一作開遙一作
看已識試一作喚便回豈同織女非秋不來星經曰
星在天市東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荆
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為織女牽牛聚會之夜

至仁山銘

庾信

倪璠注

山一作橫鶴嶺水學龍津
豫章記曰鷲岡西有鶴嶺

日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不瑞雲

一片僊童兩人有洞冥記東方朔云東海有大明之墟

黃帝黃雲堯時有赤雲之祥之類魏文帝詩曰西山

一何高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飢亦不食與我

藥四五月身輕生羽翼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

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檐枕嶺壁遶藤苗窗銜竹

影菊落秋潭桐疏寒井陸機要覽曰酉陽山中有甘

有語必新無字
不簡吾於開府
當錄金事之矣

影菊落秋潭桐疏寒井陸機要覽曰酉陽山中有甘

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
歲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
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亦自華鏤而情
韻綿牽山靈有
知想應色然心

梁東宮行雨山銘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巖畔途遠阿曲路深猶云息馭尚

且抽琴茲峯獨擅嶽崎千變卻繞畫房前臨寶殿玉岫開華紫水迴斜谿問聚葉澗裏縈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樹結如帷磧起成基芝香馥逕石鏡臨暉是銘亦簡文時同作也

庾信

倪璠注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

高唐賦曰旦為朝雲暮為佳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無數神女看

一作來宋玉神女賦云楚襄王翠幔朝羞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

開新妝旦起

劉公幹齊都賦樹入牀頭一作花來鏡日翠幄浮遊

裏草綠

一作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游春俱色

除錦帔併脫紅綸

庾肩吾詩云粉白映綸紅梁徐君倩初春詩曰樹斜牽錦帔風橫

人紅綸案原注引沈詩及字天絲劇蕩蜨粉生一作

塵山詩紅綸誤作紅輪今刪天絲劇蕩蜨粉生一作

路弱山遊絲想折藕飛蜨擬香塵若有人也橫籐礙

如必

六朝文繫箋注卷十終

六朝文絜箋注卷十一

海昌許榘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入箋注

福州

林羣玉琴南芸排鄰

望江何聲

顯伯梁煥仲呂

參定

碑

相官寺碑

官一作宮

梁簡文帝

真人西滅羅漢東游

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四十二章經曰佛言辭親出

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進止清淨為四真道行成阿羅漢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修行本起經曰蓋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為

得一心者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真
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已免憂苦
存亡自在太子曰五明盛士竝宣北門之教南史曰
善哉惟是為快
太清元年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
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
素木牀葛帳上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
皆屏陳世說曰六通三明明同歸正異名注經云六通
天眼大論曰五明一聲明二工巧明三醫方明四因
明五內明按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南史曰張綰
此亦五明
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
數百人袁宏漢紀永平中崇尚儒學自黃太子諸王
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
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
故曰小侯漢書儒林傳高祖過魯超洙泗之濟濟此
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超洙泗之濟濟此
舍衛之洋洋禮記曾子怒曰商女何罪也吾與汝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毛詩曰濟濟多士將

手拍花千載
身之無不
微笑不知
正眼藏可
能付葉香

屠經曰臨兒國王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伽樹是太子所攀樹也括地志曰沙祇大國卽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後處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佛國記云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二百餘家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作輪形右柱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茂眾華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洹精舍也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競興供養懸繪幡蓋散花燒香燃燈續明日日不絕尙書曰聖謨洋洋是

以高檐三丈乃爲祀神之舍連閣四周竝非中官之

宅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詔中官近雪山忍辱之草

天宮佛國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爲雪山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

涅槃經曰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無量壽經曰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西

陽雜俎貝編麒麟樹又拘四照芬吐五衢異色山
尼陀樹其花見月光即開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
經曰南山之首山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注曰言有光炎
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注曰言有光炎
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又曰少室之山其
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
實服者不怒郭璞注曰言樹枝能令扶解說法果出
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妙衣維摩詰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
其婦生女身被袈裟年漸長大衣亦隨大出城遊戲
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懷喜悅前禮佛足
却坐一面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後求出
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
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
巨見是事已請問所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
時有佛出世號加那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
王女值行見佛心懷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三月
受請四事供養還復鹿苑豈殊祇林何遠佛國記曰
以妙衣各施一領

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
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
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
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
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賢惠經曰須達請太子欲
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
上佛共立精舍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
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
祇陀樹給孤獨食園皇太子蕭繹自昔藩邸便結善
名字流布傳示後世

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由法華經曰表刹甚高廣此
塔婆高顯大為金地標

表故以聚相

長表金利

有慙四事久立五根佛言菩薩以四事
不可知有勞何謂四事可知有勞聞無央數人其心恐

怖是為一勞聞不可度生死其心恐怖是為三勞聞無央數功德

不可限諸佛智其心恐怖是為四勞諸法本無經曰曼殊

而成一相其心恐怖是為五根佛言若信諸法不生

尸利復言世尊云何當見五根佛言若信諸法不生

以木性不生故此是信根若諸法中心不發遣以近

著此一聯使上
下圖而筆復
斷折那得不令
頰石點頰

想遠想離故此是精進根若於諸法不作念意以攀
緣性離故念不繫縛此是念根若於諸法不念不思
如幻不可得故此是定根若見諸法離生離無智泗
本性空故此是慧根曼殊尸利如是應見五根
川出鼎尙刻之梁之石於鼎錄曰鼎遷於周成王定鼎
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衰鼎淪於泗水秦始皇之初
見於彭城史記曰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
鼎泗水使人沒水求之弗得峨峨作鎮猶銘劒壁之山
得大索十日登之梁刻石峨峨作鎮猶銘劒壁之山
張孟陽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
綴岷嶓南通邛樊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近
蜀之門作固作鎮是矧伊福界宜無鐫刻福界猶言
曰劒閣壁立千仞矧伊福界宜無鐫刻福界猶言
曰鐫球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洛陽御藍冠曰白
石也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洛陽御藍冠曰白
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
金人長丈六頂皆日月光明胡人號曰佛造像向內
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圖以爲首
本經曰須彌山頂爲帝釋天梁元帝荆州長安寺

情思過遠
編爛尋繹數四
幾有菩提非樹
明鏡非臺之妙

育王像碑曰纒渡蓮河即開基紫陌峻極雲端王桀

賦曰倚紫陌而重征禮記曰峻極實惟爽塏棲心之

于天陸機擬古詩曰飛陛躡雲端實惟爽塏棲心之

地西域記曰給孤獨願建精舍佛命舍利子隨瞻揆

子戲言金徧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金藏隨

言市地有少朱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

即於空地警若淨土長為佛事法華論曰無煩惱眾

建立精舍警若淨土長為佛事法華論曰無煩惱眾

銀鋪曜色玉礎一作金光梁元帝梁安寺銘曰似靈

銀鋪以銀塢如倦掌樓疑鳳皇西域浮屠也或七級

為鋪首也銀塢如倦掌樓疑鳳皇西域浮屠也或七級

九級至十三級而止其五級者俗謂之錐子洛陽伽

藍記曰瑤光寺有五層浮屠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

凌虛鐸垂雲表晉宮閣珠生月魄鐘應秋霜淮南子

名曰洛陽有鳳凰樓珠生月魄鐘應秋霜淮南子

珠龜與月盛衰釋名曰魄月始生魄然也參同契曰

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魄之與魂互為宅室山海經曰

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鳥依交露幡承杏梁
注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妙法蓮華經序品曰一一塔廟若干幢幡珠交露慢
寶鈴和鳴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同馬
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窗舒意葢室度心香
謝朓詠燭詩曰杳梁寶未散
二語出天琴夜下未詳簡文大法師頌曰紺馬朝翔
佛經
起世經曰轉輪王紺馬之寶名婆羅訶色青體尾毛
悅澤頭黑髮披有神通力騰空而行目初出時乘此
寶馬流大地還至生滅可度離苦獲常日本生不滅
本宮乃始進食
本滅不生不滅不生不生不滅一切法相亦復如是
正法念經云爾時夜摩天王為諸天眾生要言之於
天人中有十六苦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六曰愛別離苦

六朝文絜箋注卷十一終

六朝文絜箋注卷十二

海昌許槌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

林羣玉琴南芸耕鄰

參定

望江何聲

灝伯梁煥仲呂

誄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

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補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祕書監太常卒

李善注

諫文得勁色蒼
不特為淵明寫
照而其品概亦
因之翫然遠矣

引古立案恰得
淵明身分而句
法亦若遙可觀

才學

十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

文曰璇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春秋連斗樞曰椒

亦璿字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豈期一作深而好

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

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樂

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

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

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

乎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

一聖若隨踵而生也若乃巢高一作之抗行夷皓之

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

伯成子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才舊事曰四皓秦時為

殆有晉字自是
理入卓識

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彌衡書曰訓夷時之風
范曄後漢書曰邳惲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
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
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而縣世
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
仲尼車輿冠履明至使詩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
德盛者光靈遠也

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而道路同塵輟

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豈

所以昭末景汎一作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豈

豫躡餘蹤尚書曰有晉徵士尋一作陽陶淵明南岳

之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卻

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
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

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

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井曰弗任黎菽不給列女

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

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補孫志祖曰趙云母遠惟田

疑作父靖節年十二喪母三十七乃喪父也

生致親之議追近一作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

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

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

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

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

為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盧江毛

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

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

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
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
為親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
屈也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好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
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
舒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潘安
仁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紵緯蕭
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紵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紵狀如刀
衣履頭也紵音劬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心好異書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
性樂酒德劉靈集有酒德頌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張茂先荅何劭詩曰
恬曠苦不足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
煩促每有餘

詔徵著作不書
宋室蒲二田云
正與陶詩義略
後但書甲子同
旨

韻拔

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
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
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
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爲著作
郎稱疾不到一作赴春秋若干十一作六元嘉四年月日
卒於尋陽縣之某里一作柴桑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
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冥冥默不可爲象夫實以誅華
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
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
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物尚
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

將淵明本領羣
儼為出領願長
康盡人盡在阿
堵中矣

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翼遂初賦曰承參龍之

洪族既高陽之休基史記曰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

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前漢書曰季布

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廉深簡繁一作貞夷粹温和

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依世

而能峻博而不繁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

違事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尙同詭違於

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

莊子曰列士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

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土容首

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毛詩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

禮州壤推風

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挹其道

也風孝惟義義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論曰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論語比考識曰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

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蔡

母遂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

是不敬然此不為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

以代其耕足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度長卿棄

官稚寶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

字稚寶舉州郡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一作歸來

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

身達則兼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

善天下

環句近潘安仁
澹而彌旨

忘是非心
汲流舊巘
葺宇家林
廣雅曰晨煙暮藹春

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

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

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隱約就閒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登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糾

纏幹流冥漠報施賈誼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

魏武文曰悼總帷之冥漠史記司孰云與仁實疑明

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

辭曰招賢謂天蓋高胡魯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

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魯斯義無爽何故爽於斯義

氣格高遠純是
幽憂東京人手

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履信易憑思順何
敢不踧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
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順
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視死如歸臨凶若吉
疾迷店杜預曰店瘧疾也
曰遺生行義藥劑弗嘗禱祀非恤
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祀非恤
禱久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卿子曰死敬述靖一作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
人之終也敬述靖一作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
隱度其事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訖賻輕哀薄歛
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至
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
鄭玄曰謂賻喪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
家補助不足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
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
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深心

追往念昔知已
情深而一種幽
閒貞靜之致宜
繁行則尤堪風
咏

追往遠情逐化

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

接閭鄰舍宵盤畫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念昔宴私

舉觴相誨

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獨正者危至方則闕

一作凝孫

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

哲人卷舒布在前載

潘岳西征賦曰遠與國而卷舒西京

賦曰多識

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毛詩曰殷爾實愀然

中言而發

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違眾速尤迂風先燈

班固

述曰疑殆匪闕違眾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書韓詩外傳草木根莖淺朱必擲也飄風與暴雨隧則擲必

先矣爾孫志祖曰趙云此延年自述之詞身才非實

榮聲有歇

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

卷十二

誄

六

黔婁康展禽
諡惠接據確核

也。獻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

箴王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

死焉。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

參曰：先生終何以爲？諡妻曰：以康爲諡。曾參與門人來弔，曾

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

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爲？諡爲康哉。妻

曰：昔先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所以有餘

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所以有餘富

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

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

諡爲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爲士

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已見

也。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已見

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

柳下惠也。

宋孝武殷淑儀
寤迫進為貴妃
監曰宣

陡起絕奇

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

謝莊

李善注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能煖龍鄉
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
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鄉行吹律溫之
楚地故梁國宜陵種龍鄉也出鳴雞照車去魏聯
城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
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
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
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
城之皇帝痛掖殿之既闋悼泉途之已宮靜也風俗

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

望椒風嗚呼哀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

日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天寵方

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隆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

下嫁於肅雍揆景陟妃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

諸侯王姬之車又曰陟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庇之怨穆

彼配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庇之怨

子傳曰天子爲盛姬諡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諫

爲家失慈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底覆也底或

非也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周易曰雜物撰

日著德太常注諸旒旒曹植木太后諫曰敢揚后德

表之旒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

於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

繡思迅舉不詭
正則

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其辭曰元邛烟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元邛烟
燭瑤臺降芬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邛之水
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
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城之
佚高唐渌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
朝雲暮雨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啟玉度讀曰其德克
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望
如玉之瑩左氏傳宋向戌日以偏陽光啟寡君望
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娵娥以不死之藥犇
女為既嫁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
之女也毓德素里棲景宸軒毓德劉梁季南碑曰
栖景曜處麗絺綌出懋蘋繁毛詩曰葛之覃兮施於
於衡門處麗絺綌出懋蘋繁中谷是刈是穫為絺為
綌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脩詩賁道稱圖照言雅
又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

日黃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翼訓如幄贊軌堯

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啟塗

日孝武鉤弋趙婕妤好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

日昔問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

堯母網繆史館容與經閣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豕分

微風國風游藝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躊躇冬愛怡

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鄧舒問於

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展如之華寔邦之

媛毛詩曰展如之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

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後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

受帝祉

由生而卒由卒而葬教於不素絲積有法而一句一詞於嚴峻中仍有靈氣所以不可及

日喝嘶喝也邊
簫簫聲遠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

哀哉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

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晨輶解鳳曉蓋俄

金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也漢書曰載霍光尸

日乃登夫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

喪載以輶輶車以輶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祔其

然輶車吉儀瓚說是也輶力強切桓譚新論曰乘輿

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路抽陰
周禮注曰隧墓道也
重局閼兮鐙已黯中

泉寂兮此夜深
哀永逝曰戶闔兮燈
滅夜何時兮復曉
銷神躬於壤末

散靈魄於天濤
許慎淮南子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

遠兮聲無窮。

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

嗚呼哀哉。

之帝即位出巡
下為始平太守
退經汨羅潭為
湘州刺史張邵
作此文

祭文

祭屈原文

顏延之

李善注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

人也。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賈誼弔屈原文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

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

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訪懷沙之淵。得捐

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弭節

羅潭。艤舟汨渚。

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舡待如瀄曰

南方人謂壑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

舡向岸曰艤

本朝文系箋注

卷十一 祭文

止

古來文士之厄
大都如此每讀
一過為寒咽外
之

君之靈

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蘭薰而摧玉縵

則折

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宜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

記

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鎮密以栗智也鄭玄曰鎮緻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

堅

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曰若先生逢辰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絜鮮白珪

之缺

之缺

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溫風急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

時飛霜急節

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時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忘

桓麟七說曰飛霜厲

其未騰風激其崖

羸羸遭紛昭懷不端

羸秦姓羸楚姓王逸

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

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

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

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

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

詞之美行姐
緊二語鑒之

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椒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注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身絕郢闕迹徧湘干詩傳曰干崖也毛萇馬子蘭也身絕郢闕迹徧湘干詩傳曰干崖也毛萇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香草以配忠貞虬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金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金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秀實穎實粟望汨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秀實穎實粟望汨心欬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顏延年嘗為金紫光祿大夫僧
述以資公子時
脫一切乃獨傾
心光祿益相見
其居身清約矣

祭顏光祿文

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

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李善注

維宋孝建三年

沈約宋書曰孝建三年號也

九月癸丑朔十九日

辛未王君以山蓋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

德以道樹禮以仁清

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惟君之

懿早歲飛聲

張平子思立賦曰張平子思立賦曰

義窮幾

一作

豕文蔽

班揚

機彖謂周易班班固揚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性倖剛絜志度

淵英

楚辭曰體倖直也亡身兮倖猶直也

登朝光國寶宋之華

班固漢書述曰

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軫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

于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

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

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波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

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逸

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流連酒德

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諱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

也遊顧移年契濶宴一作處遊顧毛詩曰死生契濶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

學識廣博
致絕無妄
筆故佳

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泣情條雲

互李陵詩曰仰視浮涼陰掩軒娥月寢耀故曰娥月

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微燈動光凡

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精微燈動光凡

袞袞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辭曰涕

肩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

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

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

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

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獨昊天殲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以此忍哀敬陳奠

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獻歔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

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敬業名排東海
判人為晉安內
史卒喪還建業
劉為此文祭之
父勉欲造哀文
既將此作於是
開筆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嫺

梁書曰令嫺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二妹並有才學令嫺文尤清拔

惟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禮記

日大夫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

瀉論語曰譬如爲山世說曰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

如懸河瀉水明經擢秀光朝振野漢書曰劉向忠直注而不竭

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閭以擢秀騎宗正給事中潘岳悲邪生辭曰調逸許中聲高洛

下漢書地理志曰潁州郡縣詩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叔所封又曰河南郡縣雜陽雖本作洛後改字也

含潘度陸超終邁賈晉書曰潘岳字安仁美姿儀詞藻絕麗陸機字士衡身長七尺

其聲如鐘少年異才文章冠世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至長安上

一弱女子耳而
深情無限復以
簡澹出之自是
偉作

哀
靈

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史記曰賈
生名誼洛陽人年十八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
為博二儀既肇判合始分潘岳詩曰肇自初創二儀
也得耦為合鄭司農曰掌萬民之判合判亦作辟禮
記曰夫妻辟合也漢書翟方進傳天地辟合乾坤序
德陸機賦曰且伉儷之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
胖合垂明哲乎嘉禮
奉內佐無聞說文曰隸附著也楚辭曰思夫君兮太
息又曰思夫君兮往來夫讀同扶說文
曰治理也張揖幸移達性頗習蘭薰郭象莊子注曰
廣雅曰佐助也幸移達性頗習蘭薰達非直達者也
說文曰蘭香草也李善文選注曰薰香氣式傳琴瑟
也梁元帝詩曰佳人坐椒屋接膝對蘭薰
相酬典墳楚子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左氏傳輔仁
難驗神情易促論語曾子曰以友輔
夏綠說文曰雹雨水也釋名曰雹砲也其所中物皆
摧折如人所蹙砲也廣雅曰雹砲也其通作凋

絲雪易散琉璃脆何痛如之

說文曰凋半傷也躬奉正衾親觀啟足玉篇曰衾大被也論語曾子曰啟予足

一見無期百身何贖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嗚呼

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齊民要術

和以舊橘可為菹滑美素俎空乾奠鰾徒溢祭舜文

文曰解實曰鰾虛曰鰾昔奉齊脰異於今日漢書

鴻妻孟光每饋從軍暫別且思樓中曹子建七哀詩

流光正徘徊上有愁薄游未反尚比飛蓬孫綽子曰

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平薄游於朝乎毛詩曰自伯

如當此訣說文曰訣別也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

方同毛詩曰穀則異

六朝文絜箋注卷十二終

余注文繫合成十二卷卷首不作凡例
夫言例始左氏然三十凡皆散見篇中
未聞另勒一卷蓋古人著書其例隨
文而見李崇賢之注選也舊注有者
著姓名於篇首有乖謬乃為注釋並
稱其曰別之何嘗立例殆能得古人之意
者乎余焉敢望古人願學崇賢焉耳
然崇賢博洽淹貫詠為精詳余則

疎漏實多有愧崇賸也憶箋釋之難蘇
玉局陸放翁之緒論可謂深知甘苦余所
徵引今多散佚或采選注或出近儒輯
本初未敢妄僞而篇中讐句比字悉取
六朝史書汪士璣二十名家集張天
如有三家集及各專集校刊近古者
羅列以別其同異潛心校核聊備參
攷云己丑春經誥再記

跋

重卦爻於一畫文始萌牙廣轉注於六書詞隣駢拇
是以樂府中聲至齊梁而極儷語雅製視漢魏獨工
譬之八音繁會惟笙鐘克諧五簋錯陳皆餽飭所積
藜君覺人博綜羣籍斐然立言謙謂雕蟲屬以附驥
展冊校讀慨然有懷夫喁予之唱由天籟自鳴聲氣
之應或封域間阻乃游踪甫憩而寶笈縱窺文字緣
深江湖道濶紹黃楚望之學派有待斯人訂許子威
之新編請貽來哲

光緒戊子秋九月歙浦汪宗沂跋